

访谈 | 梁腾：与狂人的对话

梁腾 — L

可以画廊 — K

K：为什么给自己的第一次个展起“狂人日记”？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跟你的个展有什么联系？

L：因为当时在画《冲突》系列中的这个形象的时候，感觉和鲁迅狂人日记里描述的狂人的精神状态很像，这种“有人要吃了我，我也是吃人的人的兄弟”的感觉，便有了想起这个名字的意图。再加上我想表达的东西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被吞噬和压迫状态，于是便借用了这个名字。

K：这次展览中《蹩脚演员》系列中展现了人像怎样的姿态和状态？异形的色块是什么？什么是力？

L：一种被各式各样的“东西”扰乱，裹挟，压迫的人的形象，异形的色块就是这种“东西”，它是一种力，排斥状的，吸引性的，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象，如果一定要用具象的东西来讲的话，可以理解成类似黑洞的，或是重力，这类的东西，组成了物象本身，可以是历史，可以是权威，可以是一种思潮。

K：有的作品很直白，比如《金块》和《进食》，展开聊聊？

L：我想画物质资料这种东西本身的扭曲态以及对人的诱惑性，但是这也避免不了，因为社会建立在这之上，规则从这里衍生出来，你吃我，我吃你。

K：早些时候的作品到现在的近作，画面色彩感为什么越来越暗？

L：越对自身绘画语言探索，越觉得这种深暗的颜色更吸引我，饱和度高的和明度暗的颜色本身就有它自带的力量，我喜欢那些深刻的东西，这个探索的结果会随着我认知和审美的提升逐步改变，或许 20 年后我又会找到亮色在我画面中存在的形式也说不一定。

K：为什么画猪的形象？作品名为《自由》，但画面却看起来没有自由？

L：因为画面里并不自由所以标题给了自由，猪的形象是人类动物性的一种隐喻，抛开社会属性，人本身也是一种动物，进食，繁衍，死去，成为“新东西”的养分。

K：《冲突 NO.4》人与猪的关系是怎样的？

L：吃人的人与被吃的人。

K：《冲突》系列中人像的纠葛是日常冲突交缠的再现，还是什么的延伸？

L：《冲突》就是“冲突”这件事情本身，它并不只是指代日常冲突，它可以是思想冲突，利益冲突，文化冲突，我想画的是人在处于冲突里的时候的精神状态，这种对抗性的，源于生物本能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的状态。

K：作品中场景和人像上笔触形成的“刺”在画面上尤为明显，这种尖锐是什么？

L：也是一种力，只不过相较于温和的力来讲，这种刀割似的力会更深刻一些。

K：这次的个展上整体上感觉有着不一样的面貌感。

L：我的工作室是一个方白盒子，墙上除了电线就是钉子孔，把画拿到筒仓后感觉跟筒仓环境非常搭，这种糙野的感觉也蛮吸引我的，筒仓地面形成的曲线好像也跟画面背景呼应上了。

K：《肖像》系列是你的自画像吗？

L：不是的，它就是一个形象，是存在于社会里的人的精神，可以是任何一个人。

K：艺术对你来说是什么？对你来说一个艺术家应该有的样子是怎样的？

L：作品是我这个人的延续吧，对我来讲一个艺术家也应该如此。

K：你在创作过程中有感觉到规训自己吗？

L：有，我也是社会存在里的一个个体，规训这件事情并不一定就是坏事，甚至说没有规训社会就无法存在，痛苦的也不是被规训了，痛苦的是被规训却不自知。抹去对于既定事物的思考过程，直接性的采取既有结论是一种减少思考所带来的能量消耗的办法，但是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

原文链接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meO6JfNfBfQgMIXuC4mIA>